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孽海花

第六回 獻繩技唱黑旗戰史 聽笛聲追白傅遺蹤

話說愛青在壽香書室的裡間，聽見那姐兒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話，砰的一聲，架上一大堆書望榻上倒下來。在這當兒，那姐兒趁勢就立起來，嗤的一笑，撲翻身飛也似地跑進角門去了。那人一頭埋著書，哈哈作笑，也跟著走了。頓時室中寂靜。愛青得了這個當兒，恐那人又出來，倒不好開交，連忙躡手躡腳地溜出房屋，卻碰著那家人。那家人滿心不安，倒紅著臉替主人道歉，說主人睡中覺還沒醒哩，明兒個自己過來給大人請安吧。愛青一笑，點頭上車。豪奴俊僕，大馬高車，一陣風地回家去了。到了家，不免將剛纔聽見告訴夫人，大家笑不可仰。愛青想幾時見了壽香，好好地問他一問哩。想雖如此，究竟料理出京事忙，無暇及此。過了幾日，放差的人紛紛出京：唐卿往陝甘去了；寶廷忙往浙江去了；公坊也回常州本籍，過他的隱居生活去了；愛青也帶了家眷，擇吉長行，到了天津。那時旗昌洋行輪船，我中國已把三百萬銀子去買了回來，改名招商輪船局。辦理這事的，就是華如在梁聘珠家吃酒遇見的成木生。這件事，總算我們中國在商界上第一件大紀念。這成木生現在正做津海關道，與愛青素有交情，曉得愛青出京，就替他留了一間大餐間。愛青在船上有總辦的招呼，自然格外舒服。不日就到了上海，關防在身，不敢多留，換坐江輪，到九江起岸，直抵南昌省城，接篆進署，安排妥當，自然照常地按棚開考。愛青初次冲交，又兼江西是時文出產之鄉，章、羅、陳、艾遺風未沫，愛青格外細心搜訪，不敢造次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不覺春來秋往，忽忽過了兩年。那時正鬧著法、越的戰事，在先秉國鈞的原是敬親王，輔佐著的便是大學士包鈞、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高揚藻、工部尚書龔平，都是一時人望的名臣。只為廣西巡撫徐延旭、雲南巡撫唐炯，誤信了黃桂蘭、趙沃，以致山西、北寧連次失守，大損國威。太后震怒，徐、唐固然革職拿問，連敬王和包、高、龔等全班軍機也因此都撤退了。軍機處換了義親王做領袖，加上大學士格拉和博、戶部尚書羅文名、刑部尚書莊慶藩、工部侍郎祖鍾武一班人了。邊疆上主持軍務的也派定了彭玉麟督辦粵軍、潘鼎新督辦桂軍、岑毓英督辦滇軍，三省合攻，希圖規復，總算大加振作了。然自北寧失敗以後，法人得步進步，海疆處處戒嚴。又把莊佑培放了會辦福建海疆事宜，何太真放了會辦北洋事宜，陳琛放了會辦南洋事宜。這一批的特簡，差不多完全是清流黨的人物。以文學侍從之臣，得此不次之擢，大家都很驚異。在愛青卻一面慶幸著同學少年，各膺重寄，正盼他們互建奇勳，為書生吐氣；一面又免不了杞人憂天，代為著急，只怕他們紙上談兵，終無實際，使國家吃虧。誰知別人倒還罷了，只有上年七月，得了馬尾海軍大敗的消息，眾口同聲，有說莊俞樵降了，有說莊俞樵死了，卻都不確。原來俞樵自到福建以後，還是眼睛插在額角上，擺著紅京官、大名士的雙料架子，把督撫不放在眼裡。閩督吳景、閩撫張昭同，本是乖巧不過的人，落得把千斤重擔卸在他身上。船廠大臣又給他面和心不和，將領既不熟悉，兵士又沒感情，他卻忘其所以，大權獨攬，只弄些小聰明，鬧些空意氣。那曉得法將孤拔倒老實不客氣地乘他不備，在大風雨裡架著大炮打來。俞樵左思右想，筆管兒雖尖，終抵不過槍杆兒的凶；崇論宏議雖多，總擋不住堅船大炮的猛，只得冒了雨，赤了腳，也顧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，兵士死了多少人，暫時退了二十里，在廠後一個禪寺裡躲避一下。等到四五日後調查清楚了，纔把實情奏報朝廷。朝廷大怒，不久就把他革職充發了。愛青知道這事，不免生了許多感慨。在俞樵本身想，前幾年何等風光，如今何等頹喪，安安穩穩的翰林不要當，偏要建什麼業，立什麼功，落得一場話柄！在國家方面想，人才該留心培養，不可任意摧殘，明明白白是個拾遺補闕的直臣，故意舍其所長，用其所短，弄得兩敗俱傷。況且這一敗之後，大局愈加嚴重，海上失了基隆，陸地陷了諒山。若不是後來莊芝棟保了馮子材出來，居然鎮南關大破法軍，殺了他數萬人，八日中克復了五六個名城，算把法國的氣焰壓了下去，中國的大局正不堪設想哩！只可惜威毅伯只知講和，不會利用得勝的機會，把打敗仗時候原定喪失權利的和約，馬馬虎虎逼著朝廷簽定，人不知鬼不覺依然把越南暗送。總算沒有另外賠款割地，已經是他折衝樽俎的大功，國人應該紀念不忘的了！如今閑話少說。

且說那年法、越和約簽定以後，國人中有些明白國勢的，自然要咨嗟太息，憤恨外交的受愚。但一班醉生夢死的達官貴人，卻又個個興高采烈，歌舞升平起來。那時的江西巡撫達興，便是其中的一個。達興本是個紈袴官僚，全靠著祖功宗德，唾手得了這尊榮的地位，除了上諂下驕之外，只曉得提倡聲技。他衙門裡只要不是國忌，沒一天不是鑼鼓喧天，笙歌徹夜。他的小姐，姿色第一，風流第一，戲迷也是第一。當時有一個知縣，姓江，名以誠，伺候得這位撫臺小姐最好，不惜重資，走遍天下，搜訪名伶如四九旦、雙麟、雙鳳等，聘到省城。他在衙門裡專門做撫臺的戲提調，不管公事。省城中曾有嘲笑他的一副對聯道：

以酒為緣，以色為緣，十二時買笑追歡，永朝永夕酣大夢；
誠心看戲，誠意聽戲，四九旦登場奪錦，雙麟雙鳳共消魂！
也可想見一時的盛況了。

話說愛青一出江西，看著這位撫院的行動，就有些看不上眼。達撫臺見愛青是個文章班首，翰苑名流，倒著實拉攏。愛青顧全同僚的面子，也只好禮尚往來，勉強敷衍。有一天，愛青剛從外府回到省城，江以誠忽來稟見。愛青知道他是撫臺那裡的紅人，就請了進來。一見面，呈上一副紅柬，說是達撫臺專誠打發他送來的。愛青打開看時，卻是明午撫院請他吃飯的一個請帖。愛青疑心撫院有什麼喜慶事，就問道：「中丞那裡明天有什麼事？」江知縣道：「並沒甚事，不過是個玩意兒。」愛青道：「什麼玩意兒呢？」江知縣道：「是一班粵西來的跑馬賣解的，裡頭有兩個雲南的苗女，走繩的技術非常高妙，能在繩上騰踏縱跳，演出各種把戲。最奇怪的，能在繩上連舞帶歌，唱一支最長的歌，名叫《花哥曲》。是一個有名人士替劉永福的姨太太做的。『花歌』，就是那姨太太的小名。曲裡面還包含著許多法、越戰爭時候的秘史呢，大人倒不可不去賞鑒鑒！」愛青聽見是歌唱著劉永福的事，倒也動了好奇之心，當時就答應了。一到明天，老早的就上撫院那裡來了。達撫臺開了中門，很殷勤地迎接進來，先在花廳坐地。達撫臺不免慰問了一番出棚巡行的辛苦，又講了些京朝的時事，漸漸講到本題上來了。愛青先開口道：「昨天江令轉達中丞盛意，邀弟同觀繩戲，聽說那班子非常的好，不曉得從哪裡來的？」達撫臺笑道：「無非小女孩子氣，央著江令到福建去聘來。那班主兒，實在是廣西人，還帶著兩個雲南的裸姑，說是黑旗軍裡散下來的餘部，所以能唱《花哥曲》。『花哥』，就是他們的師父。」愛青道：「想不到劉永福這老武夫，倒有這些風流故事！」這撫臺道：「這支曲子，大概是劉永福或馮子材幕中人做的，只為看那曲子內容，不但是敘述艷跡，一大半是敷張戰功。據兄弟看來，只怕做曲子的另有用意吧！好在他有抄好的本子在那邊場上，此時正在開演，請愛兄過去，經法眼一看，便明白了。」說著，就引著愛青迤邐到衙東花園裡一座很高大的四面廳上來。愛青到那廳上，只見中間擺上好幾排椅位，兩司、道、府及本地的巨紳已經到了不少，看見愛青進來，都起來招呼。江知縣更滿面笑容，手忙腳亂地趨奉，把愛青推坐在前排中間，達撫臺在旁陪著。愛青瞥眼見廳的下首裡，掛著一桁珠簾，隱隱約約都是珠圍翠繞的女眷。大約著名的達小姐也在裡面。繩戲場設在大廳的軒廊外，用一條很粗的繩緊緊繃著，兩端拴在三叉木架上。那時早已開演。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，面色還生得白淨，眉眼也還清秀，穿著一件湖綠色密紐的小襖，扎腿小腳管的粉紅褲，一對小小的金蓮，頭上包著一塊白綢角形的頭兜，手裡拿著一根白線繞絞五尺來長的杆子，兩頭繫著兩個有黑穗子的小球，正在繩上忽低忽昂地走來走去，大有矯若游龍、翩若驚鴻之勢。堂下胡琴聲咿咿啞啞的一響，那女子一壁婀娜地走著，一壁轉著嬌喉，靡曼地唱起來。那時江知縣就走到愛青面前，獻上一本青布面的小手折，面上粘著一條紅色簽紙，寫著「花哥曲」三字。愛青一面看，一面聽她很清楚的官音唱道：

我是個飛行絕跡的小棚狼，我是黑旗隊裡一個女領軍；我在血花肉陣裡過了好多歲，我是劉將軍舊情人。（一解）
劉將軍，劉將軍，是上思州裡的出奇人！太平軍不做強盜，出了鎮南走越南。（二解）
保勝有個何大王，殺人如草亂邊疆；將軍出馬把他斬，得了他人馬，霸佔了他地方。（三解）

將軍如虎，兒郎如兔，來去如風雨，黑旗到處人人怕。（四解）

法國通商逼阮哥，得了西貢，又要過紅河；法將安鄴神通大，勾結了黃崇英反了窩，在河內立起黃旗隊，嘯聚強徒數萬多！

（五解）

慌了越王阮家福，差人招降劉永福，要把黑旗掃黃旗，拜了他三宣大都督。（六解）

精的槍，快的炮，黃旗軍裡夾洋操，刀槍劍戟如何當得了！如何當得了！（七解）

幸有將軍先預備，軍中練了飛雲隊，空中來去若飛仙，百丈紅繩走棚妹。（八解）

我是飛雲隊裡的女隊長，名叫做花哥身手強，銜枚夜走三百里，跟了將軍到宣光。敵營扎在大嶺的危崖上，沉沉萬帳月無光。

（九解）

將軍忽然叫我去，微笑把我肩頭撫，你若能今夜立奮功，我便和你做夫婦。（十解）

我得了這個稀奇令，英雄應得去拼性命，刀光照見羞顏紅，歡歡喜喜來承認。（十一解）

大軍山前四處伏，我領全隊向後崖撲，三百個蠻腰六百條臂，蜿蜒銀蛇雲際沒。（十二解）

一聲吶喊火連天，山營忽現了紅妝妍，鸞刀落處人頭舞，槍不及肩來炮不及燃。（十三解）

將軍一騎從天下，四下裡雄兵圍得不留罅；安鄴喪命崇英逃，一戰威揚初下馬。（十四解）

我便做了他第二房妻，在戰場上雙宿又雙飛，天天想去打法蘭西，偏偏我的命運低，半路裡犯了駙馬爺黃佐炎的忌，他私通外國把趙王欺！暗暗把將軍排擠，不許去殺敵軍旗！（十五解）

鎮守了保勝、山西好幾年，保障了越南固了中國的邊！惹得法人真討厭，因此上又開了這回的大戰！（十六解）

戰！戰！戰！越南大亂搖動了桂、粵、滇。可惡的黃佐炎，一面請天兵，一面又受法蘭西的錢，六調將軍，將軍不受騙。（十七解）

三省督辦李少荃，廣東總督曾國荃。李少荃要講和，曾國荃只主戰，派了唐景崧，千里迢迢來把將軍見。（十八解）

面獻三策：上策取南交，自立為王，向中朝請封號。否則提兵打法人，做個立功異域的漢班超，總勝卻死守保勝敗了沒收梢。

（十九解）

將軍一聽大歡喜，情願投誠向清帝，紙橋一戰敵膽落，手斬了法國大將李威利。（二十解）

越王忽死太妃垂了簾，阮說輔政申通了黃佐炎，偷降法國把條約簽，暗害將軍設計險！（二十一解）

我有個棚洞裡的舊夫郎，刁似狐狸狼似狼，他暗中應了黃佐炎的懸賞，扮做投攷人，來進營房。（二十二解）

雖則是好多年的分離，乍見了不免驚奇！背著人時刻把舊情提，求我在將軍處，格外提攜！（二十三解）

將軍信我，升了他營長，誰知道暗地裡引進了他的羽黨！有一天把我騙進了棚帳，醉得我和死人一樣。（二十四解）

約了法軍來暗襲山西，裡應外合的四面火起，直殺得黑旗兵輾亂旗靡，只將軍獨自個走脫了單騎。（二十五解）

等我醒來只見戰火紅，為了私情受了蒙，惡漢逼得我要逃也沒地縫，捆上馬背便走匆匆。（二十六解）

走到半路來了一支兵，是馮督辦的部將叫潘瀛，一陣亂殺把叛徒來殺盡，倒救了我一條性命。（二十七解）

問我來歷我便老實說，他要通信黑旗請派人來接，我自家犯罪自家知，不願再做英雄妾。（二十八解）

我害他喪失了幾年來練好的精銳，我害他把一世英名墜！我害了山西、北寧連連的潰，我害了唐炯、徐延旭革職又問罪！（二十九解）

我害他受了威毅伯的奏參，若不是岑毓英、若不是彭雪琴權力的庇蔭，軍餉的擔任，如何會再聽宣光、臨洮兩次的捷音！（三十解）

我無顏再踏黑旗下的營門，我願在馮軍裡去衝頭陣！我願把彈雨硝煙的熱血，來洗一洗我自糟蹋的癥痕！（三十一解）

七十歲的老將馮子材，領了萬眾鎮守鎮南來，那時候馬江船毀諒山失，水陸官兵處處敗。（三十二解）

將軍誓眾築長牆，後有王孝祺，前有王德榜，專候敵軍來犯帳。（三十三解）

果然敵人全力來進攻，炮聲隆隆彈滿空；將軍屹立不許動，退者手刃不旋踵。（三十四解）

忽然旗門兩扇開，掀起長鬚大叫隨我來！兩子隨後腳無鞋。（三十五解）

我那時走若飛猴輕過了燕，一瞥眼兒抄過陣雲前。我見炮火漫天好比繁星現，我連斬炮手斷了彈火的線。（三十六解）

潘瀛赤膊大辯鬚了頸，振臂一呼，十萬貔貅排山地進！孝祺率眾同拼命，跳的跳來滾的滾。德榜旁山神勇奮，突攻衝斷了中軍陣，把數萬敵人殺得舉手脫帽白旗耀似銀，還只顧連放排槍不收刃。（三十七解）

八日夜追奔二百里，克復了文淵、諒山一年來所失的地，乘勝長驅真快意，何難一戰收交趾！（三十八解）

威毅伯得了這個消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草草便把和議結。（三十九解）

戰罷虧了馮將軍，戰功敘到我女棚狼。我罪雖大，將功贖罪或許我折准，且借饒歌唱出回心院，要向夫君乞舊恩！（四十解）

這一套《花哥曲》唱完，滿廳上發出如雷價的齊聲喝采，震動了空氣。雪白的賞銀，兩點般撒在紅氍毹上，越顯出紅白分明。雯青等大家撒完後，也拋了二十個銀餅。頓時，那苗女跳下繩來，裊裊婷婷，走到撫臺和雯青面前，道了一聲謝。雯青問她道：

「你這曲子真唱得好，誰教你的？」苗女道：「這是一支在我們那邊最通行的新曲，差不多人人會唱，況且曲裡唱的就是我們做的事，那更容易會了。」達撫臺道：「你們真在黑旗兵裡當過女兵嗎？」苗女點了點頭。雯青道：「那麼你們在花哥手下了，你們幾時散出來的呢？」苗女道：「就在山西打了敗仗後，飛雲隊就潰散了。」達撫臺道：「現在花哥在哪裡呢？」苗女道：「聽說劉將軍把她接回家去了。」雯青道：「花哥的本事，比你強嗎？」苗女笑道：「大人們說笑話了！我們都是她練出來的，如何能比？黑旗兵的厲害，全靠盾牌隊；盾牌隊的精華，又全在飛雲隊。花哥又是飛雲隊的頭腦，不但我們比不上，只怕是世上無雙，所以劉將軍離不了她了。」正回答間，廳上筵席恰已擺好：中間一席，上首兩席，下首是女眷們，也是兩席。撫臺就請雯青坐了中間一席的首坐，藩、臬、道、府作陪。上首兩席的首位，卻是本地的巨紳。一時觥籌交錯，諧笑自如，請君且食蛤蜊，今夕只談風月。迨至酒半，繩戲又開，這回卻與上次不同，又換了一個苗女上場，扎扮得全身似紅孩兒一般。在兩條繩上，串出種種把戲，有時疾走，有時緩行，有時似穿花蝴蝶，有時似倒掛鸚哥；一會豎蜻蜓，一會翻筋斗，雖然神出鬼沒的搬演，把個達小姐看得忍俊不禁，竟濃裝艷服地現了莊嚴寶相。在雯青看來，覺得沒甚意味，倒把繩上的眼，不自覺地移到簾上去了。須臾席散，賓主盡歡。雯青告辭回衙，已在黃昏時候。

歇了幾日，雯青便又出棚，去辦九江府屬的考事，幾乎鬧了一個多月。等到考事完竣，恰到了新秋天氣，忽然想著楓葉荻花、潯江秋色，不可不去游玩一番，就約著幾個幕友，買舟江上，去訪白太傅琵琶亭故址。明月初上，叩舷中流，雯青正與幾個幕友飛觥把盞，論古談今，甚是高興。忽聽一陣悠悠揚揚的笛聲，從風中吹過來。雯青道：「奇了，深夜空江，何人有此雅興？」就立起身，把船窗推開，只見白茫茫一片水光，蕩著香爐峰影，好象要破碎的一般。幕友們道：「怎地沒風有浪？」雯青道：「水深浪大，這是自然之理。」停一回，雯青忽指著江面道：「哪，哪，哪，那裡不是一隻小船，咿咿啞啞地搖過來嗎？笛聲就在這船上哩！」又側著耳聽了一回道：「還唱哩！」說著話，那船愈靠近來，就離這船不過一箭路了，卻聽一人唱道：

莽乾坤，風雲路遙；好江山，月明誰照？天涯攜著個玉人嬌小，暢好是鏡波平，玉繩紙，金風細，扁舟何處了？雯青道：「好曲兒，是新譜的。你們再聽！」那人又唱道：

痴頑自憐，無分著宮袍；瓊樓玉宇，一半雨瀟瀟；落拓江湖，著個青衫小！燈殘酒醒，只有儂相靠，博得個白髮紅顏，一曲琵琶淚萬條！

雯青道：「聽這曲兒，倒是個憤世憂時的謫室。是誰呢？」說著，那船卻慢慢地並上來。雯青看那船上黑洞洞沒有點燈，月光裡看去，彷彿是兩個人，一男一女。雯青想聽他們再唱什麼，忽聽那個男的道：「別唱了，怪膩煩的，你給我斟上酒吧！」雯青聽這說話的是北京人，心裡大疑，正委決不下，那人高吟道：

宗室八旗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。

只聽那女的道：「什麼麻不麻？你要作死哩！」那人哈哈笑道：「不借重尊容，哪得這付絕對呢？」雯青聽到這裡，就探頭出去細望。那人也推窗出來，不覺正碰個著，就高聲喊道：「那邊船上是雯青兄嗎？」雯青道：「咦，奇遇！奇遇！你怎麼會跑到這裡來呢？」那人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我們過船細談。」說罷，雯青就教停船，那人一腳就跳了過來。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一朝解綬，心迷南國之花；

千里歸裝，淚灑北堂之草。

不知來者果係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